

歷史與空間

不斷探索湖南的歷史魅力

周秋光著《湖南社會史》讀後

唐朝詩人劉禹錫的《陋室銘》裡有句名言：「山不在高，有仙則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龍則靈。」此語亦可謂認識和研究社會歷史的一個基本法則——通常對一時、一地、一個國家的認識，往往是基於這時、這地、這個國家孕育出了哪位卓絕當世的歷史人物。

世人對於湖南社會的認識和了解也往往建基於此。由古及今，我們都是以人論世。湖南古為楚地，因此有「楚雖三戶，亡秦必楚」的預言，也有「惟楚有材，於斯為盛」的讚歎，這裡的共性就是楚人的特質和能力，有比其他區域所不及者。湖南近代更有進者。清季翰林潘祖蔭朝奏有語「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，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」，一代狷介楊度也說「若道中華國果亡，除是湖南人盡死」，這裡不僅道出湖南近代人才的卓越，更突顯了湖南區域社會與文化的精神，陳獨秀專文讀為「湖南人的精神」，錢基博著書推為「近代湖南學風」，進而又說出了人才不可獨立，還源自其所生長的地域、社會及文化的內在精義。民國肇興之後，湖南續奏前弦，新人輩出，不僅擅於打破一個舊世界，更善於創造一個新世界，「東方紅，太陽升，中國出了個毛澤東」歌詞就是這一劃時代的形象概況。

從古到今，湖南為什麼出了這麼多人才，取得了這麼大的歷史功績，造成了這麼大的歷史反響？這就是很多人的「湖南之問」，也是湖南歷史文化魅力之所在，吸引着不同時期各個地方的文人墨客不斷求索和追尋。

新環宇

由人及世，雖是認識社會的一個通則，但是要想更詳細、更深入地認識這些人，還要走入這些人所生活的社會的內在構成、運行機理、文化精神和相關特質，二者相互呼應、融合，才熔鑄成真正有血有肉的歷史，也才能給後人更多的教益和啟示。

內地對於湖南的研究最早以及成果比較突出者，不外是拱衛清朝中興的曾國藩、左宗棠、胡林翼等湘軍著名人物，推動湖南成為全國戊戌維新樣板的譚嗣同、熊希齡等改革派人物，領導辛亥革命數度功成的黃興、宋教仁、蔡鐸等革命派人物，以及毛澤東、劉少奇、任弼時、彭德懷、賀龍等締造新中國的中共高級領導人。稍後以至於目前，又逐漸擴展到屈子學、瀟溪學、船山學、毛學以及湘學，更擴大到湖南通史、斷代政治史和社會史等更為廣闊的面相。國外及港台地區的學者也大致遵循了這一路徑，較為突出的，有美籍華人歷史學家張灝的譚嗣同的研究（還有與湖南淵源頗深的梁啟超研究），有台灣著名學者張朋園的湖南區域現代化研究（張氏對梁啟超也有精深研究），更有美國學者羅斯·特里爾、英國學者迪克·威爾遜、俄羅斯學者亞歷山大·潘佐夫等的毛澤東研究，還有較綜合性的新著美國學者裴士鋒的《湖南人與現代中國》。即使是美國著名戰略家基辛格博士在其《論中國》一書中，也多次提及湖南人物和湖南地域的一些特點，湖南人文魅力由此可見一斑。

然而，上述這些，要麼是單個人的要求，要麼是某一學派的研究，要麼是某一斷代的研究，即使是貫通性的研究，也多是基於一條一線脈絡的梳理，全時段、大跨度、綜合性的湖南社會史研究則付之闕如，不能不說是一項缺憾。

近日讀到周秋光先生等撰著的《湖南社會史》（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），洋洋110餘萬言，時跨古今，容包萬象，可謂是了解和認識湖南人文歷史的一部百科全書。通讀該書，不僅領略到了湖南歷史文化的獨特魅力，也更增添了湖南地域文化的獨特魅力。相信該書的出版，又會推動新一波研究和開掘湖南區域歷史文化魅力的新的熱潮。

該書較之以前的研究有以下特點：一是濃郁的問題意識。周秋光先生從事文化社會史研究三十多年，久有系統研究湖南區域社會史的夙願，不僅是補苴學界研究之缺憾，更是立立明確的探究湖南地域獨特文化魅力的治史取向。正是他所說的本書的「特色」，「主要是梳理出湖南社會發展各個方面富有典型性、啟示性、影響性的特徵」，其中包括湖南的地域性和民族性、晚清湘人的湘軍情結、湖南冠絕全國的維新與守舊之爭、湖南近代引以為傲的人才群體現象等等。集中於這些頗為令人關注的「湖南之問」，一方面是學術研究所崇尚的濃郁問題意識的彰顯，另一方面是作者學術研究的強烈現實指向和責任感，「讓今天的湖南人對自己的省情有更深刻的認識和了解，為當今湖南社會發展提供理性思索與經驗借鑒的素材」。

二是嚴謹的編撰架構。社會史由於其包羅萬象的特點，因之艱於創作，學者多視為危途。一難於其資料的瑣屑或缺漏，無以形成系統；二難於搭建起一個綱舉目張、一以貫之切合歷史內在邏輯的研究框架，要麼難離無章，要麼失之膚淺，缺乏解釋力。該書以喬志強先生的研究經驗為基礎，博採眾長，與時俱進，以社會構成、社會生活、社會控制為三大範疇，根據湖南不同歷史時期（古代、晚清、民國）的特點和重心而裁剪、設置章節，既勾勒了湖南不同時期的歷史脈絡，又突顯了湖南區域社會和文化的特點，還滲入了個人治史的心得與體會。

三是博通的歷史信息。社會是人的社會，而社會又包羅萬象，那麼什麼樣的信息既能體現社會的包羅萬象的特點，又能體現社會史的學科內涵？這就必須以人為中心來構建社會的歷史，來吸納和整合包羅萬象的歷史信息，舉凡與人息息相關的衣、食、住、行、用的物質層面，具有感情、教化、信仰的精神層面，以及風俗、規則、法律、警政等制度層面，都進入了周著的範圍。從信息的種類和數量而言，真可謂之廣博，可供讀者根據個人喜好去採擷。歷史研究的另一重要特點和價值所在就是匯通，周著將湖南各個歷史時期的社會構成、社會功能、社會控制三大譜系融會貫通起來，不僅可清晰了解其變遷因由和趨勢，更能體會社會治亂之得失。從這點來看，本書對於當前的香港社會，也具有一定的借鑒和教益。



周秋光等人撰著的《湖南社會史》可謂是了解和認識湖南人文歷史的一部百科全書。網上圖片

書若蜉蝣

葉輝

空調噩夢

炎夏的天氣愈來愈酷熱，於是城市人對空調愈來愈迷戀了，幾乎是無空調之車不搭，無空調的餐館不吃，無空調不能入睡——何以如此？皆因城市人早就被寵壞了，從巴士、小巴到地鐵都冷氣開放，涼快不但是權力，更是特權象徵。

空調幾乎早已是城市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，漸漸就成為城市人的本能，從辦公室到商場，從交通工具到娛樂場所，從家居到所有檔次的店舖，冷氣俱不可缺少——港人最不可忍受的，也許就是在沒有空調的斗室裡睡覺。

空調其實也有不少壞處，比如說會影響室內濕度，造成噩夢：室內之物很容易發霉——這倒讓人想起亨利米勒（Henry Miller）的《空調噩夢》（The Air-Conditioned Nightmare），他將空調比作噩夢：「世界上沒有任何地方像美國一樣，人和自然如此分離，我從沒有看到過如此單調、枯燥的生活。」

《空調噩夢》構思於半個世紀之前，及至1970年，美國得州近一半以上人口都在過空調生活了，《時代》雜誌的社論呼應了亨利米勒的看法：「因為空調、飛機和電視抹平了不同地區的差別，空間間的距離被消除了，公眾口味趨於同化，美國人心目中的地域差別，亦隨之而變得愈來愈不明顯了。」

空調重塑了城市生活方式，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起，從公屋到臨屋的住戶都安裝冷氣了，空調日漸普及，炎夏裡享受涼快，表面上看來，空調至少可達至人人平等了，對公屋或臨屋居民而言，空調安撫了貧窮；在美國，空調鼓勵居民向陽光地帶的遷移，因而造就了向南方移民——墨西哥灣沿岸的人口，在上世紀五十年代還不到50萬，現已發展到2,000萬了。

在還沒有冷氣的歲月裡，從置區的通道、街上和公園擠滿了尼龍床，皆因居民無法在悶熱的斗室裡入睡；那倒讓人想起美國劇作家亞瑟米勒（Arthur Miller）的《空調之前》（Before Air-Conditioning），他寫道：1927年紐約的夏天，街道一到晚上就會被改造成戶外宿舍，放滿床墊的逃生梯橫互在路上，就像火車上的臥鋪位一樣。

其時尚幸還有中央公園，美國作家亨利格拉巴（Henry Grabar）其後撰文，題為《空調如何重塑現代美國》（How air conditioning remade modern America），說到從前的公園乃很多人睡覺的地方：「他們睡在草地上，鬧鐘放在一旁；秒針轉動的過程中就會發出輕微的雜音，一個鬧鐘的滴答聲會與另外一個鐘的交疊在一起；嬰兒在黑夜中隱隱啜泣，男人低聲交談，偶爾從湖邊傳來婦女的笑語。」

珍積及士（Jane Jacobs）1961年出版《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》（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），當中說到那是滑旱冰、踩高蹺和三輪車的時代：「孩子們在水坑裡潑水，用粉筆寫字，跳繩……滿鎮到處亂狂，空調普及，炎夏已變得像以往那麼難以忍受了，美國城市有空調的家庭比率當時低於14%，如今已經超過87%了。」

生活點滴

韓小榮

能屈能伸的綠蘿

搬新居的時候，朋友建議我買幾盆綠蘿放家裡。說是綠蘿能淨化空氣，吸收新房間還沒散盡的甲醛，效果奇好。

湊巧的是，新家附近就有花卉市場。為了家人的身體健康，我決定親自去挑選幾盆綠蘿回來。聽攤主介紹說，綠蘿是目前銷售量最大的綠植，易於時養，株型飄逸。綠蘿能起到裝飾房屋的作用，也能做「防霾利器」，讓周圍的空氣變得乾淨。

我疑惑道：「這麼有用的花草，怎麼才十塊錢一盆？」攤主笑了。

她指了指她身後的大盆綠蘿，說：「這盆一百多塊錢，因為株型大，葉片美觀，適合辦公室擺放。」

我當然不要這麼大的，因為我搬不動。再說了，太大的花盆佔地方。根據家裡的居住空間，我買了三盆株型小的綠蘿搬回家。

我在大臥室、小臥室、客廳裡的邊角上擺上花盆，三盆綠蘿帶著它們的使命安家落戶了。綠蘿能吸收有毒物質，釋放有益氣體，保護我們全家健康。喜愛之情，由此而萌。

剛買回家的綠蘿，葉片密密匝匝，緊緊相依，像一團綠雲籠罩在花盆上方。朋友那裡有一個多餘的噴壺，她贈送給了我。說是有用噴壺給綠蘿澆水，葉子上的灰塵才不會堆積，才會永久保持原生態的綠色。果然，吸附在綠蘿葉子上的小水珠生動圓潤，像上帝派來的小精靈，給我的居室颯起一陣清新之風。

在我的悉心照料下，綠蘿很快長了藤條，還原了它

藤本綠植的本色人生。為了讓藤條盡情舒展，我將綠蘿搬離了穩固的花架。綠蘿吊在空中，左右搖擺，拖曳着長長尾巴。

這讓我想起了地瓜藤。的確，綠蘿的葉片和地瓜葉非常相似，都有無限延伸的藤條。如果把地瓜種在花盆裡，既能結出地下果，又能觀賞，是不是很美？我的這想法很快被朋友否決了。她說，漸漸成長的地瓜不但會撐破花盆，地瓜葉也不會像綠蘿那樣盡職盡責。我還有一個想法，就是給綠蘿換盆。要換成大盆，大盆中間豎立起棕皮纏繞的木柱，就像攤主指給我看的那盆。

在我印象中，那盆綠蘿攀爬上木柱上，給人一種向上的力量。能夠給人力量，我何必吝惜空間呢？再說，我不能禁錮綠蘿的成長。小小的花盆如果不換掉，就成了生命的桎梏。大花盆很快買來了。裝好土，打好樁。綠蘿來了精神，碰到棕柱，一絲不苟往上爬。綠蘿真能耐，既有下垂的精神，又有高升的本領。向下是不忘本，向上是志存高遠。

綠蘿不但能上能下，還能屈能伸呢！有時候，把它們的藤條改變造型，盤繞幾圈，它們熱情不減，生命力依然旺盛。即便隔一段，再把它伸直了，它也毫無怨言。它絕不會跟主人賭氣，放棄成長，拒絕奉獻。

因此，我為綠蘿點讚。



綠蘿能淨化空氣。網上圖片

文藝天地

趙素仲作品——

詩情畫意

詩畫禪心（三十八）

唐代高僧孚上座

大如一憶  
小今聲着  
梅枕畫當  
花上角年  
一無一未  
任閒聲悟  
吹夢哀時

唐代高僧孚上座詩  
素仲配畫  
甲午夏日



孚上座（生卒不詳）。詩中藉樂器及樂曲表現「未悟」和「已悟」的境界，非常優美。角是一種樂器，在角上有雕飾花紋的就叫畫角。畫角吹出的聲音是哀怨的，陸游有詩「城上斜陽畫角哀」。至於《梅花落》相傳為漢代李延年所作樂曲。及至唐代有《大梅花》、《小梅花》等樂曲。

高僧在未悟之時，聽到畫角的哀音便覺傷感。如今開悟了，即使畫角吹出《大梅花》、《小梅花》這樣的哀怨之曲也不能觸動心靈了，睡也安穩，甚至無夢了。我雖然仍未入已悟之境，但已覺世情本來就是炎涼，人生本來就喜樂哀怨組成，何必執着呢？

古典瞬間

青絲

詩的誤讀

古詩詞曲賦，是中華燦爛文化的藝術巔峰之一。詩是詩人內心主觀意識的外在反映，在心為志，發言則為詩。然而，由於人的才智學識、人生經歷、思維方式不盡相同，對於客觀事物的感受亦是千差萬別。所以在接受美學中有一條重要原則叫做「視野融合」，意為讀者的理解與作者的表達互相吻合，從中獲得了享受或感化，才談得上是接受領悟。不然的話，各自站在不同的角度解讀臆測，就會產生許多詩誤，從而謬錯百出。

北宋程師孟在洪州做官期間，專門闢了一間靜室，每天不管多忙，他都要抽空到靜室裡小坐一會，靜心凝思，使心緒清靜澄明。為此，他特地題了一聯詩：「每日更忙須一到，夜深長是點燈來。」同僚李元規看了以後，覺得奇怪，說此老真是有雅興，就連上廁所也要專門作詩記錄。因為把詩意作為上廁所解讀，也是說得通的，只是這樣一來，也就毫無風雅美感可言了。

南朝詩人謝朓有詩句：「芳洲有杜若，可以訂佳期。」詩中提到的芳洲是指花草叢生的小洲，杜若則是一種香草，古人常用以入藥，乃是化用屈原《九歌》中「采芳洲兮杜若」句。唐代的時候，服務於皇室的醫局想要採買杜若，主管的度支郎望文生義，把謝朓詩中的「芳洲」理解成了「坊州」，遂發公函讓陝西坊州的地方官員進貢。坊州判司回信說：「坊州

並不產杜若，想來是有人誤解了謝朓的詩句，度支郎您這樣鄭重其事地發公函來，難道不怕被人笑話嗎？」唐太宗聽說了此事，也是樂不可支，下令將坊州判司提擢為雍州司法，昏聩的度支郎則被罷免了官職。

明代的徐伯齡喜歡與人辯論，某日他當眾眾多來客說：「今人都說月亮是圓的，卻不知道月亮本是方的。」客人大驚，問他有何憑據。徐伯齡說：「古人詩曰：『一方明月可中庭，明月聊隨屋角方。』可不是我杜撰出來的。」來客不服，反駁說：「這只是藝術化的語言描述罷了，李白詩有『皎如飛鏡臨丹闕』句，難道說鏡子也是方的嗎？」徐伯齡鄙夷地說：「你真是不讀書啊！鏡子確實是有方形的，秦始皇就有方鏡，賈島也有方鏡詩。何況李白只是用鏡子來比喻月光的明亮，而不是比喻月亮的形狀。」這番強詞奪理的巧辯，把來客駭得一時語塞，氣喘吁吁拂衣起身，想要離去。另一來客趕緊打圓場說：「大家不要動氣，我來解釋：滿月的月相是圓的，到了月缺則是方的，只不過圓月常在，方月不怎麼常見罷了。」於是座中諸人盡皆認同。

如徐伯齡這般牽強附會地穿鑿詩句的字義，而不深入理解義理的讀詩方式，可謂詩之大敵。至於像來客那樣為了調和矛盾，不辨是非對錯，毫無原則的和稀泥的行為，則是所有人的大敵。

浮城誌

星池

回收

「媽媽，有沒有月餅鐵盒？」小男孩攔住書包，甫踏入家中，即懇切地問。

「有。前天才才是中秋節，家中還剩下不少月餅。」媽媽邊說邊走進廚房，「是來做勞作嗎？」

「不是！」小男孩放下書包，取出通告，「學校將一連三天舉行回收月餅盒活動。」

「唉，如果可以連月餅也一併回收便好。中秋節前，差不多已把月餅吃完，可是，節日與親友團圓過後，就多了幾盒月餅。已覺很膩，不願再吃。」媽媽嘟囔地說。

「為了宣揚環保信息，我們可以攜帶乾淨的月餅鐵盒，在早會前，到操場的收集地點提交。」說罷，小男孩來到廚房門口，瞧見媽媽把月餅一個個丟進垃圾筒，然後用抹布把鐵盒清潔妥當。

「不錯啊！回收鐵盒，非常環保。」媽媽把空的月餅盒放入紙袋，然後遞給小男孩。

小男孩換過校服，做完功課，暮色已悄然降臨，不知不覺滿月正高照。他瞥見爸爸正開門進來，並手攜一個滿載蒸餾水的大袋。

「明天帶一瓶水回校喝吧！」吃晚飯前，爸爸對小男孩說。

「我有水樽，盛水帶回學校便可以了。老師教

導，這樣會較為環保。」小男孩直率地答。

「環保……」爸爸心血來潮，說道：「對了，喝完後，我們把所有膠樽拿去回收，一樣環保！附近好似有一個分類回收桶，除了廢紙、鋁罐、膠樽之外，連金屬及塑膠也可以回收！」

「你不是有很多舊通告及廢紙？一起拿去回收吧！」媽媽端飯菜上桌子之時說道。

「那些紙張，後面仍是空白，我打算用來默書寫字或繪圖畫。」小男孩不滿地說。

「家中有很多新簇簇的紙，舊紙丟入回收箱吧！」爸爸語畢，媽媽即附和：「把物件回收，是很環保的行徑！」

「真的嗎？學校好像不是如此教我的。」小男孩神情猶豫。

「好吧！吃飯吧！」媽媽嚴肅地說。

一會兒後，小男孩忽然停下碗筷，純真地說：「不如明天買新玩具給我？」

「家中已有很多玩具，不能這般浪費！」爸爸嚴厲責備。

「我會將舊玩具搬去回收，不會浪費，而且非常環保！」小男孩興奮地答道。

父母二人，當場啞口無言。